



95
K265.6
18
2:1

日 军 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

(第一部)

韩晓 金成民 编著



C

224615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致 读 者

平房，哈尔滨市的卫星城，中国新兴的国防工业重要基地之一，驰名中外。它绿树成荫，楼房栉比，工厂林立，景象一派盎然。可谁能知道，这个现代化的城区，是在日军“细菌工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曾是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杀人魔窟”，有一段长达九年的苦难历史。

当东北沦陷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哈尔滨，踏进了平房站。平房站是拉滨铁路线上的一个末等小站，因靠近平房屯而得名。日军侵占后，随着日军七三一部队的建立，以平房站为代表的日本军事重镇也陡然形成。

尽管平房要比哈尔滨小上几百倍，可是在日本侵略者中，却有大大的平房，小小的哈尔滨之称。

当平房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时，日军留下的是——一片废墟，是可怕的瘟疫；那残垣断壁浸透着 3000 多死难者的血泪，近千名劳工幸存者深记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这个真诚的愿望，我想会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的。

我们所收集的这些访问资料经过考证，已经在《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一书中粗略地反映了一部分，余下的资料将陆续地编辑成书，现将《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一书献给各位，以利正本清源。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见证人的接触面窄，加上笔者水平有限，本书肯定有错误之处，竭诚欢迎知情者和历史研究者批评指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理解万岁！

中日友谊万古长青！

韩晓

金成民

1994年春节

目 录

致读者	(1)
第一章 背荫河“中马城”	(1)
1. “中马城”之谜	(1)
2. “中马城”转移	(5)
第二章 平房特别军事区域	(12)
1. 平房——日本军事重镇	(12)
2. “无人区”	(16)
3. 实行法西斯管制	(20)
4. “协防班”与“火球事件”	(32)
第三章 苦难的中国劳工	(39)
1. 劳工失踪了	(39)
2. 强征劳工	(43)
3. 劳务班和劳工大队	(44)
4. 从乌奴尔转运来的一批劳工	(47)
5. 不管劳工的死活	(50)
6. 挨打挨骂是常事	(54)
第四章 发生在七三一部队里的怪事	(62)

1. 莫明其妙的大木箱	(62)
2. 计算特殊数字的川上班	(63)
3. 用十个老头儿养虱子	(66)
4. 对“乌米”感兴趣	(67)
5. 军事器材仓库	(69)
6. 田中班大院	(71)
7. 闻到了腥臭味	(72)
8. 四副人骨架	(73)
9. 四方楼里一瞥	(75)
10. “弹研班”的密情	(76)
11. 兵器室、兵器班、兵器库	(78)
12. 装血粉的铝箱	(81)
13. 水银和牛肉干	(83)
14. 一项秘密工程	(86)
15. 土陶细菌弹壳	(88)
第五章 四方楼的秘密	(91)
1. 地下的疑点	(91)
2. 往四方楼里送食品	(97)
第六章 别有用途的动物饲养场	(100)
1. 动物饲养班	(100)
2. 抽取动物血	(103)
3. 二木班养马干什么	(106)
4. 把血送进四方楼	(107)
5. 老鼠部队	(109)
第七章 宪兵队的“特别输送”	(114)

1. 神出鬼没的“特别囚车”	(114)
2. “特别监狱”的秘密	(119)
3. 用火车往里押运“人犯”	(120)
4. 中国少年的厄运	(123)
5. 牡丹江事件	(125)
6. 白塔堡事件	(136)
第八章 野外实验	(148)
1. 安达特别实验场	(148)
2. 城子沟实验场	(154)
3. 所谓“防空演习”	(160)
4. 在海拉尔的野外实验	(163)
第九章 七三一部队的末日	(165)
1. 战备防空掩体	(165)
2. 虚张声势的七三一部队	(168)
3. 销毁罪证	(170)
4. 杀人灭口	(176)
5. 七三一部队败退	(182)
6. 树倒猢猻散	(186)
第十章 七三一部队的遗害	(192)
1. 施展撒菌阴谋	(192)
2. 给平房带来的遗害	(194)
3. 发现细菌试验的秘密	(199)

第一章 背荫河“中马城”

1. “中马城”之谜

“背荫河”是个偏僻的山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突然一分为二，西头缩为小屯子，东头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军事城堡。这新建的城堡，由于关东军委派中马大尉接管，故称该地为“中马城”，也称“东满大狱”。现在查明，“中马城”是石井部队的细菌实验场，其本部密设在哈尔滨市文庙街与宣化街的接壤地带。“中马城”实质上就是石井细菌研究所的“加茂部队”，也可以说，它是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前身。

不过，在笔者走访之前，对中国百姓来说，“中马城”还是未解之谜。

久居背荫河村的毕超老人回忆说：“记得大同元年（1932年）秋天，拉滨铁路要部份线路通车，我们一些青年到新修的背荫河站去看热闹，看到从拉

林方向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大汽车，驶到村长逢凤的家门口，拉着逢凤到村东头察看，说是要在那里建‘兵营’。

那里有数家新开设的买卖商号。最大的‘日盛祥’商号老板肖贵林慌了神，百余亩地盘、近百间房产，还有百货店、白酒作坊都将化为泡影，于是托逢凤向日本人说情，要求换个地方建兵营，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日本人还是把几家商号的掌柜都找到村公所。一日本军官软中带硬的说，不白占地，迁房子都按价给钱，皇军说话是算数的。肖贵林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忍心地答应了。其他小买卖的掌柜也有苦难诉。”

王滨老人回忆说：“当时，我父亲也在那里开了一个果子铺。那年头果子铺生意兴隆，逢年过节，不少人家拎着果子包串亲戚或送礼。父亲看肖掌柜顶不住，也只好和其他小商号的掌柜一样，忍气吞声地应允了。”

背荫河的村民都记得很清楚，第二天，从拉林警察署来了几个警察，在街头贴上告示，限定住户、店铺在三天之内必须迁走，否则烧杀勿论。结果有的店户没搬利索，房子便被日本人给烧了。

转过年（1933年）一开春，日本人通过村公所向各村屯要劳工和马车。逢凤和谭德林充当“把头”，指挥1000多名劳工建房筑城墙，日本人亲自监工。毕超回忆说：“当时正处于春耕大忙季节，许

多劳力被迫撂下地不种去服劳役，结果那年几乎颗粒没收。我就是从那时起死逼无奈地当了一年劳工。”

建房筑墙工程进度很快，那年刚入冬，“兵营”就基本竣工，加上修复“日盛祥”，留下的材料共盖了100多间平房，分座在三层院套。从背荫河车站引进来的一条铁路专用线直通第三层院套里，截断了“兵营”北边的一条通往程家岗的砂石公路，来往行人只得绕道而行。

因为“兵营”的警护工作由从四平调来的中马大尉接管，故称“兵营”为“中马城”。

中马城戒备森严，四周筑起了一丈多高的土墙，上边架设高压电网，四角都筑有碉堡式的岗楼和转动的探照灯。墙外还挖了一道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防护壕。

西正门设有双岗，门口立着一块白色的大木牌子，上边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批准，不得入内”的黑字。对着门口的防护壕上架着一座吊桥。本部队的日本人凭身份证出入，外部人进来，递上批准手续，才放下吊桥允许通行。久居背荫河村的老年人还记得，当时不准中国人靠近，一旦发现有靠近的就以政治嫌疑犯抓起来。村里实行“十座联保”，一户惹事，9户受牵连。

毕超谈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擦黑的时候，从双城方向来了10几个日本兵，带队的是位校官。他

们非要进中马城歇脚、吃饭，哨兵说啥也不让进，那校官火了，伸手要打。正在这时，里边走出一个翻译，用日语一解释，那日本校官二话没说，骑上马带兵走了。”

中马城设有三层围墙，第二层围墙以内是中国人的禁区。曾在中马城里做过劳工的人证实，如果需要劳工到里边去扛木箱，在进去之前，日本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柳罐斗子，分别套在劳工们的头上，然后劳工们扯着前边人的衣襟，打头人拽住日本人手里的木棍，由日本人领着才能进去。干活时，柳罐斗子也不能摘下。

中马城如此保密，引起村民们猜疑：日本人到底在里边干些什么？背荫河村距中马城仅有一里路，夜深人静时，村民们常听到从中马城传出的微弱的惨叫声。背荫河村经常在夜间戒严，摸黑在屋里的百姓发现，每当这时，便有蒙着苫布的大汽车从哈尔滨方向开来，穿过村中间的大马路直奔中马城。这个谜，终于被人们揭开。毕超回忆说：“1934年夏季的一天，雨下到半夜也没停。只听公路上的汽车发动机声连续不断，不像走动的样子。这时听有人敲门，我壮着胆子把门欠个缝，带着日本人来的翻译说，皇军的汽车滑到沟里，让你去帮助往外拽。我到跟前一看，他们已经叫来了十几个人和两匹马。路上停着一辆带铁篷的汽车，有一辆汽车栽歪在路边的沟里。日本人亲自把7米多长的绳套拴在那台汽

车的尾部，套上马，让我们帮着马往外拽。由于绳套拴的过长，人使不上劲，于是要求缩短绳套，可是日本人不答应。鼓捣得天快亮了，汽车还误在那里，这时日本人才同意将绳套缩短些。我们拽车时听到车里有人的‘哼哼’声，这才知道汽车里拉的是人。汽车被拽出后，一直开进中马城。”

中国劳工由此联想到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在最里层院套的西南角有一座不明用途的大烟囱，冒烟时，顺风能够闻到腥臭味，有时还随风飞出一些带布纹的灰片，大家猜测那大烟囱可能是炼人炉了。中马城为什么炼人，却是村民百姓的未解之谜。

2. “中马城”转移

中马城一建立，抗联第三军就掌握了确切的情报。那里不仅监押着中国的普通百姓，而且监押着抗联战士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至于中马城的日本人通过什么手段把人害死却不得而知。因此，抗联第三军决定：侦察清楚后，设法营救难友，彻底将中马城毁掉。据原抗联第三军侦察员张林同志回忆，最早得到在背荫河密建中马城的情报是1933年农历五月。抗联第三军首长当即决定，组织抗联小分队在五月节那天（闰五月初五，即公历6月27日）去攻打中马城。由于小分队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不熟，带路人带错了路，惊动了中马城的日军守备队，攻

城没成，转向五常堡。

可是抗联第三军对此不死心，计划弄清情况后再次突袭中马城。张林同志继续回忆说：“侦察任务落实到我头上，准备在1934年4月动身。由于中马城难以靠近，我就寻找接近的机会。

我了解到一个叫刘国会的人，起初在中马城里当伙夫，后来给日本人当‘采买’，其实他充当了日本人的密探，并认日本人为干爹。我想利用他，但不好接触。于是通过熟人的关系，以找活干的名义来到刘国会家，首先认他母亲为干妈。刘国会常不在家，我干妈表示等他儿子回来时再想法找活干。闲谈之中，得知中马城里确有监押抗联战士的事。但我想探察里边的地理环境、监狱的位置以及敌人的防守情况，始终没有机会。几天的时间，我和刘国会的妹妹混熟了。有一天，趁她到中马城找哥哥的机会，我跟了进去。日本守备队员对我产生怀疑，盘问她与我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领我进来？她说与我是表兄妹，是为找工作而来。守备队员虽然让我们进去了，但向中马大尉作了报告。刘国会听说后也觉得是个事，考虑到亲戚的关系，向他干爹中马大尉直作解释，并打保票说我绝不是密探。他干爹出于对刘国会的信任，没再追查我。

归队后我向赵尚志军长作了汇报，他决定派出分队与迟呼章、张连科、兰志远等三个抗联大队联合，并取得十多股被收编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配

合，再次袭击中马城。可是，当主力部队在夜间行至程家岗时，又被敌人发觉，攻城计划又未实现。”

中马城的秘密是在一次越狱暴动后暴露的。原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在任松江省省长期间撰写的《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史》回忆录中记载了越狱暴动事件的经过：狱中被监押的老李和王子扬，不甘心看难友们遭受被日军细菌试验的痛苦，决心发动暴动。一天秋夜，天下着蒙蒙细雨，敌人光顾饮酒作乐，连把送监号饭的事都忘了。等到半夜，拎着饭、菜桶的日本看守员才蹒跚地走来。在接饭菜的当儿，老李他们将日本看守打昏，解下钥匙，打开牢门，带领 30 多名难友，爬上东墙头，扒开停了电的电网，翻过护城壕……这次暴动，老李牺牲在中马城里，有 20 多名难友死在途中，王子扬等 12 名难友逃出虎口，投奔了抗联。

关于越狱暴动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的人估计是中马城建立的第二年，或者说三年以后；有的把时间说得比较具体，一说是 1933 年农历八月十五（仲秋节），一说是 1934 年农历八月二十七（公历 10 月 2 日）。虽然准确的时间无法考证，但越狱暴动确是事实。

原抗联第三军交通员张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年秋季，抗联三军准备到牯牛河南开辟游击活动，正在这时得到中马城里准备在农历八月二十七越狱暴动的情报，于是部队主动配合。有 30 多人越狱成功，

最后有 12 人活着，他们都参加了抗联第三军。”

萩原英夫是石井四郎的亲属，1933 年被招来加茂部队（石井部队）。他在被俘后证实：“我的舅父爪生荣二，从 1933 年起在五常研究所（指石井部队——笔者注）做特别班的看守。被收容者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

（中国档案馆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7 页）

背荫河村的一些老人，对中马城的越狱暴动记忆犹新。毕超清楚地回忆，一天半夜，从中马城传出阴森的警报，枪声爆豆似的响着。第二天，村民们交头接耳地说中马城炸了狱，跑出 18 个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日本人抓了回去，逃出的 12 个人投奔抗联去了。

背荫河周围的村民都深记这样一个事实：

有 30 多人越狱，活着的有 12 人。他们都跑散了，有 3 人跑到八家子屯，其中一个姓杨的抗联战士被自卫团总吴连元枪杀，并把头砍下挂在树上示众，2 个人被送回中马城。有 5 人跑到距背荫河 1 公里的新发屯，有 5 个人跑到程家岗屯，有 2 个人跑到阎家洼子屯。好心的当地百姓帮助砸断脚镣，他们聚集一块，投奔抗联去了。

1992 年 7 月，笔者第二次去背荫河考察，并请日本和平友人山边女士同行。在新发屯遇到了 81 岁的李宪章老人。他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在康德二年（1935 年）从一棵松屯搬到了陈北窝堡屯住。当时那